四庫全書

史部

魏書卷十九下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七下

景穆十二王

南安王　城陽王　章武王　樂陵王　安定王

南安王楨皇興二年封加征南大將軍中都大官尋遷内都大官髙祖即位除涼州鎮都大將尋以綏撫有能

加都督西戎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領護西域校尉儀同三司涼州刺史徵為內都大官出為使持節侍中本將軍開府長安鎮都大將雍州刺史楨性忠謹事母以孝聞賜帛千匹以襃之徵赴講武高祖引見於皇信堂戒之曰翁孝行著於私庭令問彰於邦國每欽忠懿思一言展故因講武遠徵赴闕仰戀仁慈情在未已但長安鎮年饑民儉理須綏撫不容久留翁今還州其勤隱恤無令境內有飢餧之民翁既國之懿親終無貧賤之慮

所宜慎者畧有三事一者恃親驕矜違禮僭度二者傲慢貪奢不恤政事三者飲酒遊逸不擇交友三者不去患禍將生但能慎此足以全身遠害光國榮家終始之德成矣而楨不能遵奉後乃聚斂肆情文明太后高祖並臨皇信堂引見王公太后令曰汝陰王天賜南安王楨不順法度黷貨聚斂依犯論坐將至不測卿等為當存親以毀令為欲滅親以明法羣臣咸以二王託體先皇宜蒙矜恕太后不答高祖乃詔曰南安王楨以懿戚

之貴作鎮關右不能潔巳奉公助宣皇度方肆貪欲殖貨私庭放縱姦囚壅絶訴訟貨遺諸使邀求虛稱二三之狀皆犯刑書昔魏武翦髮以齊衆叔向戮弟以明法克巳忍親以率天下夫豈不懷有為而然耳今者所犯事重疇日循古推刑實在難恕皇太后天慈寛篤恩矜國屬每一尋惟高宗孔懷之近發言哽塞悲慟于懷且以南安王孝養之名聞於内外特一原恕削除封爵以庶人歸第禁錮終身後高祖南伐楨從至洛及議遷都

首從大計高祖甚悅楨母劉太妃薨高祖親幸臨慰及葬贈布帛綵五百段又以楨議定遷都復封南安王食邑一千户出為鎮北大將軍相州刺史高祖餞楨於華林都亭詔曰從祖南安既之蕃任將曠違千里豫懷悃戀然今者之集雖曰分岐實為曲宴並可賦詩申意射者可以觀德不能賦詩者可聽射也當使武士彎弓文人下筆高祖送楨於階下流涕而别太和二十年五月至鄴入治日暴風大雨凍死者十數人楨又以旱祈雨

于羣神鄴城有石虎廟人奉祀之楨告虎神像云三日不雨當加鞭罰請雨不驗遂鞭像一百是月疽發背甍謚曰惠贈帛一千疋及葬又賜帛千疋遣黄門郎監護喪事及恒州刺史穆泰謀反楨知而不告雖甍猶追奪爵封國除有五子

子英字虎兒性識聰敏博聞彊記便弓馬解吹笛微曉醫術高祖時為平北將軍武川鎮都大將假魏公未幾遷都督梁益寧三州諸軍事安南將軍領護西戎校尉

仇池鎮都大將梁州刺史高祖南伐為梁漢別道都將後大駕臨鍾離詔英率衆備寇境上英以大駕親動勢傾東南漢中有可乘之會表求進討高祖許之師次沮水蕭鸞將蕭懿遣將尹紹祖梁季羣等領衆二萬徼山立栅分為數處居高視下隔水為營英乃謀曰彼帥賤民慢莫能相服衆而無上罔知適從若選精卒并攻一營彼不相救我克必矣若克一軍四營自拔於是簡兵三面騰上果不相救既破一處四營俱潰生擒梁季羣

斬三千餘級俘七百人鷩白馬戍將其夜逃潰乘勝長驅將逼南鄭漢川之民以為神也相率歸附梁州民李天幹等詣英降待以國士之禮天幹等家在南鄭之西請師迎接英遣迎之蕭懿聞而遣將姜脩率衆追襲逮夜交戰頗有殺傷脩後屢敗復更請軍懿遣衆赴之迎者告急英率騎一千倍道赴救未至賊已退還英恐其入城别遣統軍元拔以隨其後英徼其前合擊之盡俘其衆懿續遣軍英不虞賊至且衆力已疲軍少人懼咸

欲奔走英乃緩騎徐行神色自若登高望賊東西指麾狀似處分然後整列而前賊謂有伏兵俄然賊退乘勢追殄遂圍南鄭禁止三軍一無所犯遠近皆供租運先是英未至也蕭懿遣軍主范潔領三千餘人伐獠潔聞大軍圍城欲還救援英遣統軍李平敵李鐵騎等收合巴西晉壽土人以斷其路潔以死決戰遂敗平敵之軍英候其稍近以奇兵掩之盡皆擒獲攻圍九十餘日戰無不克被勑班師英於是先遣老弱身勒精卒留後遣

使與懿告別懿以為詐也英還一日猶閉門不開二日之後懿乃遣將追英英親自殿後與士卒下馬交戰賊衆莫敢逼之四日四夜然後賊退全軍而還會山氏並反斷英歸路英勒衆奮擊且戰且行為流矢所中軍人莫有知者以功遷安南大將軍賜爵廣武伯在仇池六載甚有威惠之稱父憂解任高祖討漢陽起英為左衛將軍加前將軍尋遷大宗正又轉尚書仍本將軍鎮荆州蕭寶卷將陳顯達等寇荆州英連戰失利車駕至南

陽免英官爵世宗即位行徐州還復尚書廣武伯蕭寶卷遣將軍陳伯之寇淮南司徒彭城王勰鎮壽春以英為鎮南將軍率衆討之英未至賊已引退勰還詔英行揚州後英還京師上表曰臣聞取亂侮亡有國之常道陳師鞠旅因機而致發竊以區區寶卷罔顧天常憑恃山河敢抗中國今妖逆數亡驕縱日甚威侮五行怠棄三正淫刑以逞虐害無辜其雍州刺史蕭衍東伐秣陵埽土興兵順流而下唯有孤城更無重衛此則皇天授

我之日曠載一逢之秋事易走丸理同拾芥此而不乘將欲何待臣乞躬率步騎三萬直指沔隂據襄陽之城斷黒水之路昏虐君臣自相魚肉我居上流威震遐邇長驅南出進拔江陵其路既近不盈五百則三楚之地一朝可收岷蜀之道自成斷絶又命揚徐二州聲言俱舉縁江焚毀靡使所遺建業窮蹙魚遊釡内士治之師再興孫皓之縛重至齊文軌而大同混天地而為一伏惟陛下暫闢旒纊少垂聽覽獨決聖心無取疑議此期

脫爽幷吞未日事寢不報英又奏曰臣聞乘虛討弱事在速舉因危攻昧徼捷可期今寶卷亂常骨肉相賊蕃戍鼎立莫知所歸義陽孤絕密邇天境外靡糧援之期內無兵儲之固此乃臨焚之鳥不可去薪授首之寇何容緩斧若此行有果則江右之地斯爲經畧之基如脫否也非直後舉難圖亦或居要生疾今豫州刺史司馬悅已戒嚴垂邁而東豫州刺史田益宗方擬守三關請遣軍司爲之節度世宗遣直寢羊靈引爲軍司以軍功

拜吏部尚書以前後軍功進爵常山侯英奏謹案學令諸州郡學生三年一校所通經數因正使列之然後遣使就郡練考臣伏惟聖明崇道顯成均之風藴義光膠序之美是以太學之館久置於下國四門之教方構於京㙜計習訓淹年聽受累紀然儁造之流應問於魏闕不革之輩宜返於齊民使就郡練考覈其最殿頃以皇都遷構江揚未一故鄉校之訓弗遑正試致使薫蕕之質均誨學庭蘭蕭之體等教文肆今外宰京官銓考向

訖求遣四門博士明通五經者道別校練依令黜陟詔曰學業墮廢為日已久非一使能勸比當別勑尋詔英使持節假鎮南將軍都督征義陽諸軍事率衆南討蕭衍司州刺史蔡道恭聞英將至遣其驍騎將軍楊由率城外居民三千餘家於城西南十里賢首山即嶺為二柵作表裏之勢英勒諸軍圍賢首壘焚其柵門楊由乃驅水牛從營而出繼之以兵軍人避牛師遂退下尋分兵圍守其夜柵民任馬駒斬由以降三軍館穀降民安

堵蕭衍遣其平西將軍曹景宗後將軍王僧炳等率步騎三萬來救義陽僧炳統衆二萬據鑿峴景宗率一萬繼後英遣冠軍將軍元逞揚烈將軍曹文敬進據樊城以抗之英部勒將士掎角討之大破僧炳軍俘斬四千餘人英又於士雅山結壘與景宗相抗分遣諸統伏於四山示之以弱衍將馬仙琕率衆萬餘來掩英營英命諸軍偽北誘之既至平地統軍傳永等三軍擊之賊便奔退進擊潰之斬首二千三百級斬賊羽林監軍鄧終

年仙琿又率一萬餘人重來決戰英勒諸將隨便分擊
又破之復斬賊將陳秀之統軍王買奴别破東嶺之陣
斬首五百道恭憂死驍騎將軍行州事蔡靈恩復憑窮
城短兵日接景宗仙琿知城將拔盡鋭決戰一日三交
皆大敗而返靈恩勢窘遂降三關戍聞之亦棄城而走
詔曰知賊城已下復克三關展威闢境聲畧宣振公私
稱泰良以欣然將軍淵規内斷忠謨外舉受律揚旌克
申廟算雖方叔之制蠻荆召虎之掃淮浦匹兹蔑如也

新州初附宜廣經畧想善加檢督必令周固有所委付然後凱旋耳初高祖之平漢陽英有戰功許復其封反為顯達所敗遂寢是役也世宗大悦乃復之改封中山王食邑一千户遣大使鴻臚少卿睦延吉持節就拜英送蔡靈恩及衍尚書郎蔡僧勰前軍將軍義陽太守馮道要遊擊將軍鮑懷慎天門太守王承伯平北府司馬宗象平北府諮議參軍伏粲給事中寧朔將軍蔡道基中兵參軍厖脩等數十人詔曰會平江南此等便可放

歸也英既還世宗引見深嘉勞之後增封一千户蕭衍遣將軍寇肥梁詔英使持節加散騎常侍征南將軍都督揚徐二道諸軍事率衆十萬討之所在皆以便宜從事詔英曰賊勢滋甚圍逼肥梁邊將後規以至於此故有斯舉必期勝捷而出軍淹滯肥梁已陷聞之惋懑實乖本圖今衆軍雲集十有五萬進取之方其筭安在克殄之期復當遠近竟以幾日可至賊所必勝之規何者為先故遣步兵校尉領中書舍人王雲指取機要英表

陳事機乃擊破隂陵斬衍將二十五人及虜首五千餘級又頻破賊軍於梁城斬其支將四十二人殺獲及溺死者將五萬衍中軍大將軍臨川王蕭宏尚書左僕射栁惔等大將五人沿淮南走凡收米三十萬石詔勞英曰知大摧鯨寇威振南海江浦無塵三楚卷壒聲被荒隅同軌斯始公私慶慰良副朕懷便當乘威藉響長驅吳會翦拉遺燼截彼東南也英追至于馬頭衍馬頭戍主委城遁走遂圍鍾離詔曰師行已久士馬疲瘠賊城

險固卒難攻屠冬春之交稍非勝便十萬之衆日費無
貲方圖後舉不待全事且可密裝徐嚴爲振旅之意整
疆完土開示威畧左右蠻楚素應逃亡或竄山湖或難
制掠若凶渠黠黨有須翦除者便可撲掃以清疆界如
其疆狡憑阻未易致力者亦不煩肆兵凱旋遲近不復
委曲英表曰臣奉辭伐罪志殄逋寇想敵量攻期至二
月將末三月之初理在必克但自此月一日以來霖雨
連併可謂天違人願然王者行師舉動不易不可以少

致朕淹便生異議臣亦諦思若入三月已後天晴地燥
憑陵是常如其連雨仍接不得進攻者臣已更髙邵陽
之橋防其汎突意外洪長慮其破橋臣亦部分造船復
於鍾離城隨水狹處營造浮橋至三月中旬橋必克成
晴則攻騰雨則圍守水陸二圖以得為限實顧朝廷特
開遠略少復賜寛假以日月無使為山之功中途而廢
詔曰大軍野次已成勞久攻守之方理可豫見比頻得
啓制勝不過暮春及省後表復期孟夏之末彼土蒸濕

無宜久淹勢雖必取乃將軍之深計兵久力殆亦朝廷之所憂故遣主書曹道往觀軍勢使還三具聞及道還英猶表云可克四月水盛破橋英及諸將狼狽奔走士衆沒者十有五六英至揚州遣使送節及衣冠貂蟬章綬詔以付典有司奏英經算失圖案劾處死詔恕死為民後京兆王愉反英復王封邑一千戸除使持節假征東將軍都督冀州諸軍事英未發而冀州已平時郢州治中督榮祖潛引蕭衍軍以義陽應之三關之戍並據

城降衍郢州刺史婁悅嬰城自守懸瓠城民白早生等殺豫州刺史司馬悅據城南叛衍將齊苟仁率衆守懸瓠悅子尚華陽公主并為所刼詔英使持節都督南征諸軍事假征南將軍出自汝南世宗引英謂之曰婁悅綏御失和銓衡闇於簡授故使郢民引寇闗戍外奔義陽孤窘有倒懸之切王國之召虎威名宿震故屈王親總元戎掃清氛穢昔衛霍以匈奴之故居無寧歲今南疆不靖王不得以屢勞為辭也英對曰臣才非韓白識

閭孫吳徒以宗室之長頻荷推轂之寄規略淺短失律喪師宜章子反之戮以謝天下陛下慈深念屢愛等鍾牛使臣得同荀伯再生明世誓追孟氏以報復為期闕郢微寇何足平殄滅賊方畧已在臣目中願陛下勿勞
聖慮也世宗曰截彼東南再清隨楚所望於將軍鍾離一眚豈足以損大德今王董彼三軍朕無憂矣世宗以邢巒頻破早生詔英南赴義陽英以衆少累表請軍世宗弗許而英輒與邢巒分兵共攻懸瓠克之乃引軍而

進初苟仁之據懸瓠衍寧朔將軍張道凝等率衆據楚城聞英將至棄城南走英追擊斬道凝及衍虎賁中郎曹苦生盡俘其衆既次義陽將取三關英策之曰三關相須如左右手若克一關兩關不待攻而定攻難不如攻易東關易攻宜須先取即黄石公所謂戰如風發攻如河決英恐其并力於東乃使長史李華率五統向西關分其兵勢身督諸軍向東關先是馬仙琕使雲騎將軍馬廣率衆拒屯於長薄軍主胡文超别屯松峴英至

長薄馬廣夜遁入於武陽英進師攻之聞衍遣其冠軍將軍彭甕生驃騎將軍徐超秀援武陽英乃緩軍曰縱之使入此城吾先曽覩其形勢易攻耳吾取之如拾遺也諸將未之信甕生等既入武陽英促圍攻之六日而廣等降於是進擊黄峴衍太子左衛率李元履棄城奔竄又討西關衍司州刺史馬仙琕亦即退走果如英策凡擒其大將六人支將二十人卒七千米四十萬石軍資稱是還朝除尚書僕射永平三年英甍給東園祕器

朝服一具帛七百匹贈司徒公謚曰獻武王英五子
攸字玄輿東宫洗馬早卒贈散騎侍郎
攸弟熙字真興好學俊爽有文才聲著於世然輕躁浮
動英深慮非保家之主常欲廢之立第四子畧為世子
宗議不聽畧又固請乃止起家祕書郎延昌二年襲封
累遷兼將作太匠拜太常少卿給事黄門侍郎尋轉光
禄勲時領軍于忠執政熙忠之壻也故歲中驟遷尋除
平西將軍東秦州刺史進號安西將軍祕書監尋以本

將軍授相州刺史熙以七月入治其日大風寒雨凍死者二十餘人驢馬數十匹熙聞其祖父前事心惡之又有蛆生其庭初熙兄弟並為清河王懌所昵及劉騰元乂隔絕二宮矯詔殺懌熙乃起兵上表曰臣聞安危無常時有休否臣早屬休明晚逢多難自皇基綿茂九葉承光高祖世宗徽明相襲皇太后聖敬自天德同馬鄧至尊神叡纂御神鑒燭遠四海晏如八表歸化而領軍將軍元乂寵藉外親叨榮左右豺狼為心飽便反噬遂

使二宫阻隔温清闕禮又太傅清河王横被屠害致使忠臣烈士喪氣闕庭親賢宗戚憤恨内外妄指鹿馬孰能踰之王董權逼方此非譬臣仰瞻雲闕泣血而生以細草不除將為爛漫況乂悖逆如此孰可忍之臣忝藉枝萼思盡力命碎首屠肝甘之若薺今輒起義兵賨甲八萬大徒既進文武爭先與幷州刺史城陽王徽恒州刺史廣陽王淵徐州刺史齊王蕭寶夤等同以今月十四日俱發庶仰憑祖宗之靈俯罄義夫之命掃翦兇醜

更清京邑臣親總三軍星邁赴難置兵温城伏聽天旨王公宰輔或世著忠烈或宿佩恩顧如能同力翦除元乂使太后至尊忻然奉對者臣即解甲散兵赴謝朝闕臣雖才乖昔人位居蕃屏寧容坐觀姦醜虛受榮禄哉熙兵起甫十日為其長史柳元章别駕游荆魏郡太守李孝怡率諸城人鼓譟而入殺熙左右四十餘人執熙置之高樓并其子弟乂遣尚書左丞盧同斬之於鄴街傳首京師始熙妃于氏知熙必敗不從其謀自初哭泣

不絶至於熙死熙臨刑為五言詩示其寮吏曰義實動君子主辱死忠臣何以明是節將解七尺身與知友别曰平生方寸心殷勤屬知已從今一銷化悲傷無極已熙既蕃王之貴加有文學好奇愛異交結偉俊風氣甚高名美當世先達後進多造其門始熙之鎮鄴也知友才學之士袁飜李琰李神儁王誦兄弟裴敬憲等咸餞於河梁賦詩告别及熙將死復與知故書曰吾與弟並蒙皇太后知遇兄據大州弟則入侍殷勤言色恩同慈

母今皇太后見廢北宮太傅清河王橫受屠酷主上幼年獨在前殿君親如此無以自安故率兵民建大義於天下但智力淺短旋見囚執上慙朝廷下愧相知本以名義干心不得不爾流腸碎首復何言哉昔李斯憶上蔡黃犬陸機想華亭鶴唳豈不以怳惚無際一去不還者乎今欲對秋月臨春風藉芳草蔭花樹廣召名勝賦詩洛濱其可得乎凡百君子各敬爾宜為國為身善勗名節立功立事為身而已吾何言哉時人憐之又熙於

任城王澄甍前夢有人告之曰任城當死死後二百日外君亦不免若其不信試看任城家熙夢中顧瞻任城第舍四面牆崩無遺堵焉熙惡之覺而以告所親及熙之死也果如所夢凡弟三人每從英征伐在軍貪暴或因迎降逐北至有斬殺無辜多增首級以為功狀又于忠之誣郭祚裴植也忠意未決害之由熙勸獎遂至極法世以為宪及熙之禍議者以為有報應焉靈太后反政贈使持節都督冀定瀛相幽五州諸軍事大將軍太

尉公兾州刺史增本封一千户謚曰文莊王
長子景獻次仲獻次叔獻並與熙同被害後贈景獻中
軍將軍青州刺史葬以王禮仲獻左將軍兖州刺史叔
獻右將軍齊州刺史
叔獻弟叔仁以年幼獲全與母于氏徙朔州孝昌初靈
太后詔叔仁歸京師還其財宅襲先爵除征虜將軍通
直散騎常侍孝莊初遇害於河陰贈衛大將軍儀同三
司并州刺史

子琳襲齊受禪爵例降

熙弟誘字惠興自員外郎稍遷通直郎太子中庶子征虜將軍衛尉少卿出為右將軍南秦州刺史乂斬之於岐州妻子得不坐追贈車騎大將軍雍州刺史後贈儀同三司追封都昌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户謚曰恭

子始伯襲給事中齊受禪爵例降

誘弟略字儁興才氣劣於熙而有和遂之譽自員外郎稍遷羽林監通直散騎常侍冠軍將軍給事黄門侍郎

清河王懌死後乂黜略為懷朔鎮副將未及赴任會熙起兵與略書來去尋值熙敗略遂潛行自託舊識河内司馬始賔始賔便為荻筏夜與略俱渡盟津詣上黨屯留縣栗法光法光素敦信義忻而納之略舊識刁雙時為西河太守略復歸之停止經年雙乃令從子昌送略潛遁江左蕭衍甚禮敬之封略為中山王邑一千户宣城太守俄而徐州刺史元法僧據城南叛州内士庶皆為法僧擁逼衍乃以略為大都督令詣彭城接誘初附

畧至屯於河南為安樂王鑒所破畧唯數十騎入城衍尋遣其豫章王綜鎮徐州徵畧與法僧同還畧雖在江南自以家禍晨夜哭泣身若居喪又惡法僧為人與法僧言未嘗一笑衍復除畧衡州刺史未行會綜以城歸國綜長史江革司馬祖暅將士五千人悉見擒虜肅宗勑有司悉遣革等還南因以徵畧衍乃備禮遣之畧之將還也衍為置酒餞别賜金銀百斤衍之百官悉送别江上遣其右衛徐確率百餘人送至京師肅宗詔光禄

大夫刁雙境首勞問又勑徐州賜絹布各一千匹除畧

侍中義陽王食邑一千户還達石人驛亭詔宗室親黨

内外百官先相識者聽迎之近郊賜帛三千匹宅一區

粟五千石奴婢三十人其司馬始賓除給事中領直後

栗法光本縣令刁昌東平太守刁雙西兖州刺史其畧

所至一餐一宿之處無不霑賞尋改封東平王又拜車

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領左衛將軍侍中如

故又本官領國子祭酒遷大將軍尚書令靈太后甚寵

任之其見委信殆與元徽相埒於時天下多事軍國萬端畧守常自保無他裨益唯唯具臣而已尒朱榮畧之姑夫畧素所輕忽畧又黨於鄭儼徐紇榮兼銜之榮入洛也見害於河陰贈以本官加太保司空徐州刺史謚曰文貞

子景式襲武定中北廣平太守齊受禪爵例降

畧弟纂字紹興頗有將畧為司徒祭酒聞熙舉兵因逃奔於鄴至即見擒與熙俱死追封北平縣公贈安北將

軍恒州刺史改封高唐縣開國侯食邑八百户

子子獻襲卒於涇州司馬

熙與母弟義與出後叔父並洛肅宗初除員外散騎侍郎及熙之遇害也義與以别後故得不坐稍遷輔國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孝莊初於河陰遇害贈中軍將軍瀛州刺史後贈散騎常侍征東將軍餘如故義與妻趙郡李氏李頗有婦工為尒朱榮妻所親昵永安中追封義與燕郡王邑五百户尋改封鉅鹿王又改封武邑王

子述襲天平中通直郎齊受禪爵例降
英弟怡起家步兵校尉轉城門校尉遷鄯善鎮將所在
貪暴為有司所糾逃竄得免延昌中卒莊帝初以尒朱
榮婦凡超贈驃騎大將軍太尉公雍州刺史扶風王
長子肅起家員外散騎侍郎轉直寢莊帝初封肅魯郡
王邑千户除散騎常侍出為後將軍廣州刺史後除衛
將軍肆州刺史其弟曄僭立拜肅侍中太師録尚書事
尋改除使持節都督青膠光齊南青五州諸軍事驃騎

大將軍東南道大行臺青州刺史不行永熙二年薨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并恒二州諸軍事本將軍司徒公并州刺史

子道與襲除前將軍齊受禪爵例降

瞱字華興小字盆子性輕躁有膂力起家祕書郎稍遷通直散騎常侍莊帝初封長廣王邑一千户出為太原太守行并州事尒朱榮之死也世隆等奔還并州與尒朱兆會於建興乃推瞱為主大赦所部號年建明尋為

世隆等所廢前廢帝立封曄為東海王邑萬户出帝初

坐事賜死於第無子爵除

城陽王長壽皇興二年封拜征西大將軍外都大官出

為沃野鎮都大將性聰惠善撫接在鎮甚有威名延興

五年薨諡康王

長子多侯早卒

次子鸞字宣明始繼叔章武敬王及兄卒還襲父爵身

長八尺腰帶十圍以武藝著稱頻為北都大將高祖時

拜外都大官又出為持節都督河西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領護西戎校尉涼州鎮都大將改鎮立州以鸞為涼州刺史姑臧鎮都大將餘如故後朝于京師會車駕南討領鎮軍將軍定都洛陽高祖幸鄴詔鸞留守及開建五等食邑一千户除使持節征南大將軍都督豫荆郢三州河内山陽東郡諸軍事與安南將軍盧淵李佐攻赭陽不克敗退而還時高祖幸瑕丘鸞請罪行宫高祖引見鸞等責之曰卿等總率戎徒義應奮節而進不能

夷拔賊城退不能殄兹小寇虧損王威罪應大辟朕革變之始事從寛貸今捨卿等死罪城陽降為定襄縣王削户五百古者軍行必載廟社之主所以示其威惠各有攸歸今徵卿等敗軍之罪於社主之前以彰厥咎後以留守之功還復本封增邑二百户除冠軍將軍河内太守轉并州刺史世宗初除平東將軍青州刺史後轉安北將軍定州刺史鸞愛樂佛道脩持五戒不飲酒食肉積歳長齋繕起佛寺勸率百姓共為土木之勞公私

費擾頗為民患世宗聞而詔曰鸞親唯宗懿作牧大州民物殷繁綏寧所屬宜克已厲誠崇清樹惠而乃驟相徵發專為煩擾編户嗷嗷家懷嗟怨北州土廣姦亂是由準法尋愆應加肅黜以鸞戚屬情有未忍可遣使者以義督責奪禄一周微示威罰也正始二年薨時年三十八贈帛六百匹詔中書舍人王雲宣旨臨弔贈鎮北將軍冀州刺史謚懷王

子徽字顯順粗涉書史頗有吏才世宗時襲封除遊擊

將軍出為河內太守在郡清整有民譽徽拜長兼散騎常侍肅宗時除右將軍涼州刺史徽以逕途阻遠固請不行除散騎常侍其年除後將軍幷州刺史先是州界夏霜禾稼不熟民庶逃散安業者少徽輒開倉賑之文武咸共諫止徽曰昔汲長孺郡守耳尚輒開倉救民災敝況我皇家親近受委大藩豈可拘法而不救民困也先給後表肅宗嘉之加安北將軍後拜安西將軍秦州刺史詔書旦至夕發徽以將之秦部請詣闕恭授仍表

啓固陳請不之職改授輔國將軍加度支尚書進號鎮
軍將軍于時戎馬在郊王師屢敗徽以軍旅之費上國
封絹二千匹粟一萬石以助軍用肅宗不納又以本官
兼吏部尚書加侍中征東將軍遷衛將軍右光祿大夫
拜尚書左僕射轉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固辭不拜聽解
侍中然後受詔尋除尚書令加開府西道行臺不行時
靈太后專制朝綱頹褫徽既居寵任無所匡弼與鄭儼
之徒更相阿黨外似柔謹内多猜忌睚眦之忿必思報

復識者嫉之又不能防閑其妻于氏遂與廣陽王淵姦通及淵受任軍府每有表啓論徽罪過雖涉誣毀頗亦實焉莊帝踐阼拜司州牧尋除司徒仍領牧元顥入洛徽從莊帝北巡及車駕還宫以與謀之功除侍中大司馬太尉公加羽葆鼓吹增邑通前二萬户餘官如故徽表辭官封前後屢上又啓云河上之功將士之力求回所封加諸勲義徽為莊帝親待内懼榮寵故有此辭以防外議莊帝識其意聽其辭封不許讓官徽後妻莊帝

舅女侍中李彧帝之姊婿徽性佞媚善自取容挾內外之意宗室親戚莫與比焉遂與彧等勸帝圖榮莊帝亦先有意榮死世隆等屯據不解除徽太保仍大司馬宗師錄尚書事總統內外徽本意謂榮死後枝葉自應散亡及尒朱宗族聚結謀難徽算略無出憂怖而已性多嫉妬不欲人居其前每入參謀議獨與帝決朝臣有上軍國籌策者並勸帝不納乃云小賊何慮不除又悋惜財用自家及國於是有所賞賜咸出薄少或多而中減

與而復追徒有糜費恩不感物莊帝雅自約狹尤亦徽所贊成太府少卿李苗徽司徒時司馬也徽待之頗厚苗每致忠言徽自得志多不採納苗謂人曰城陽本自蜂目而豺聲復將露也及尒朱兆之入禁衛奔散莊帝步出雲龍門徽乘馬奔度帝頻呼之徽不顧而去遂走山南至故吏寇彌宅彌外雖容納內不自安乃怖徽云官捕將至令其避他所使人於路邀害送屍於尒朱兆出帝初贈使持節侍中太師大司馬録尚書事司州牧

謚曰文獻

子延襲爵武定末官至太子中庶子齊受禪爵例降

徽兄顥魏給事中司徒掾卒贈輔國將軍東豫州刺史

徽次兄顯恭字懷忠揚州別駕以軍功封平陽縣開國

子邑三百户孝莊初除北中郎將遷左將軍東徐州刺

史入為安東將軍大司農卿尋除中軍將軍荊州刺史

莊帝既殺尒朱榮乃除顯恭使持節都督晉建南汾三

州諸軍事鎮西將軍兼尚書左僕射西北道行臺晉州

刺史尒朱兆入洛後死於晉陽出帝初贈衛大將軍并州刺史重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子彥昭襲武定中漁陽太守齊受禪爵例降

顯恭弟旭字顯和莊帝時封襄城郡王邑一千戸武定末位至大司馬齊受禪爵例降

章武王太洛皇興二年薨追贈征北大將軍章武郡王謚曰敬無子高祖初以南安惠王第二子彬為後

彬字豹兒襲爵勇健有武用出為使持節都督東秦豳

夏三州諸軍事鎮西大將軍西戎校尉統萬鎮都大將朔州刺史以貪惏削封是時吐京胡反詔彬持節假平北將軍行汾州事率并肆之衆往討之胡平仍除征虜將軍汾州刺史胡民去居等六百餘人保險謀反扇動徒類彬請兵二萬有司奏許之高祖大怒曰何有動兵馬理也可隨宜肅治若不能權方靜帖必須大衆者則先斬刺史然後發兵彬奉詔大懼而率州兵身先將士討胡平之太和二十三年卒賜錢十萬絹二百匹贈以

本官加散騎常侍彬有五子
長子融字永興儀貌壯麗衣冠甚偉性通率有豪氣高
祖時拜祕書郎世宗初復先爵除驍騎將軍蕭衍遣將
寇逼淮陽梁城陷沒詔融假節征虜將軍別將南討大
摧賊衆還復梁城于時揚州刺史元嵩為奴所害勑融
行揚州事尋除假節征虜將軍幷州刺史及世宗崩蕭
司空營陪景陵拜宗正卿以本官行瀛州事遇疾不行
未幾除散騎常侍平東將軍青州刺史還為祕書監遷

中護軍進號撫軍將軍領河南尹加征東將軍性尤貪殘恣情聚斂為中尉糾弾削除官爵汾夏山胡叛逆連結正平平陽詔復融前封征東將軍持節都督以討之融寡於經畧為胡所敗久之加散騎常侍衛將軍左光禄大夫後賊帥鮮于脩禮寇暴瀛定二州長孫稚等討之失利除融車騎將軍為前驅左軍都督與廣陽王淵等共討脩禮師渡交津葛榮殺脩禮而自立轉營至白牛邏輕騎擊融融苦戰終日更無外援遂大奔敗於陳

見殺肅宗為舉哀於東堂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絲二千八百段贈侍中都督雍華岐三州諸軍事本將軍司空雍州刺史尋以融死王事進贈司徒加前後部鼓吹謚曰莊武

子景哲襲武定中開府儀同三司齊受禪爵例降

景哲弟朗即後廢帝語在帝紀

子黄頭襲封安定王攺封安平王齊受禪爵例降

融弟凝字定興起家恒州征虜録事參軍累遷護軍長

史凝姑尒朱榮妻莊帝初封東安王食邑五百户除持節安東將軍兖州刺史轉濟州刺史仍本將軍永熙二年薨贈持節都督滄瀛冀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冀州刺史

子彥友襲武定中光禄大夫齊受禪爵例降

凝弟湛字鎮興起家祕書郎轉尚書左司郎中遷廷尉少卿莊帝初遇害河陰贈征東將軍青州刺史追封漁陽王食邑五百户

子俊襲齊受禪爵例降

湛弟晏字俊興卒於祕書丞贈平東將軍祕書監豫州

刺史

樂陵王胡兒和平四年薨追封樂陵王贈征北大將軍

謚曰康無子顯祖詔胡兒兄汝陰王天賜之第二子永

全後之襲封後改名思譽高祖初蠕蠕犯塞以思譽為

鎮北大將軍北征大都將後除使持節本將軍領護匈

奴校尉都督中軍都將出為使持節鎮東大將軍和龍

鎮都大將營州刺史加領護東夷校尉轉為鎮北將軍
行鎮北大將軍高祖引見百官於光極堂謂思譽曰恒
代路懸舊都意重故屈叔父遠臨此任不可不敬慎所
臨以副 朕望及穆泰陰謀不軌思譽知而不告恕死削
封為庶人太和末還復其王封正始四年薨贈光州刺
史謚曰密王

子景畧字世彥世宗時襲封拜驍騎將軍除持節冠軍
將軍幽州刺史熙平元年薨贈本將軍豫州刺史賜帛

四百疋謚曰惠王

子霸字休邦襲武定中鉅鹿太守齊受禪爵例降

景畧弟慶畧散騎侍郎

子子政通直散騎常侍

慶畧弟洪畧恒農太守中軍將軍行東雍州刺史

洪畧弟子業平原太守

定安王休皇興二年封拜征南大將軍外都大官休少

而聰慧治斷有稱高祖初庫莫奚寇邊以休為使持節

侍中都督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儀同三
司和龍鎮將休撫防有方賊乃款附入為中都大官蠕
蠕犯塞出為使持節征北大將軍撫冥鎮大將休身先
將士擊虜退之入為內都大官遷太傅及開建五等食
邑二千戶車駕南伐領大司馬高祖親行諸軍遇休以
三盜人狥於六軍將斬之有詔赦之休執曰陛下將遠
清衡霍故親御六師跋涉野次軍行始爾已有姦竊如
其不斬何以息盜請必行刑以肅姦慝詔曰大司馬執

憲誠應如是但因緣會朕聞王者之體亦時有非常之澤雖違軍法可特原之休乃奉詔高祖謂司徒馮誕曰大司馬嚴而柬法諸軍不可不慎於是六軍肅然定都洛邑休從駕幸鄴命休率從駕文武迎家于平城高祖親餞休於漳水之北十八年休寢疾高祖幸其第流涕問疾中使醫藥相望於路甍賵帛三千匹自甍至殯車駕三臨高祖至其門改服裼衰素弁加絰皇太子百官皆從行弔禮及將葬又贈布帛二千匹謚曰靖王詔假

黄鉞加羽葆鼓吹虎賁班劒六十三人悉準三老尉元
之儀高祖親送出郊慟哭而返諸王恩禮莫比焉世宗
世配饗廟庭
長子安幼年早卒
次子變除下大夫世宗初襲拜太中大夫除征虜將軍
華州刺史變表曰謹惟州治李潤堡雖是少梁舊地晉
芮錫壤然胡夷内附遂為戎落城非舊邑先代之名爰
自國初護羌小戍及改鎮立郡依岳立州因籍倉府未

刋名實竊見馮翊古城羌魏兩民之交許洛水陸之際先漢之左輔皇魏之右翼形勝名都實惟西蕃奥府今州之所在豈唯非舊至乃居岡飲澗井谷穢雜升降劬勞往還數里譐諮明昬有虧禮教未若馮翊面華渭包原澤井淺池平樵牧饒廣採材華陰陸運七十伐木龍門順流而下陪削舊雉功省力易人各為已不以為勞昔宋民無井穿井而忻得人况合城無水得水而不家慶竊聞前政刺史非是無意或值兵舉或遇年災緣此

契闊稽延至此去歲已熟秋方大登四境晏安京師無事丁不十錢之費人無八旬之勤損輕益重乞垂昭鑒遂詔曰一勞永逸便可聽移後除征虜將軍豳州刺史延昌四年薨贈本將軍朔州刺史

子超字化生肅宗初襲時以胡國珍封安定公改封北平王拜城門校尉通直散騎常侍東中郎將尋除光祿大夫領將作大匠後復本封尒朱榮之入洛超避難洛南遇寇見害莊帝初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岐州刺

史

子孝景襲武定中通直郎齊受禪爵例降

變弟願平清狂無行高祖末拜員外郎世宗初還給事

中悖惡日甚殺人刼盜公私咸患世宗以其戚近未忍

致之於法乃免官禁之別館館名愁思堂冀其克念世

宗崩願平乃得出靈太后臨朝以其暴亂不悛詔曰願

平志行輕疎每乖憲典可還於別館依前禁錮久之解

禁還家付師嚴加誨獎後拜通直散騎常侍前將軍坐

裸其妻王氏於其男女之前又彊姦妻妹於妻母之側御史中丞侯剛案以不道處死絞刑會赦免黜為員外常侍孝昌中卒

子緒幽州安西府功曹叅軍莊帝初直閤將軍尋為持節兼武衛將軍闕右慰勞十二州大使遂沒吐谷渾子長春員外散騎侍郎武定初封南郡王邑五百戶齊受禪爵例降

願平弟永平征虜將軍南州刺史為城民華延明所害

太昌初追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定瀛幽三州諸軍事衛將軍定州刺史

永平弟珍平司州治中

子叔遵員外散騎常侍

珍平弟貴平羽林監轉射聲校尉莊帝初除散騎常侍宗正少卿封東萊王邑百户除平北將軍南相州刺史莊帝既殺尒朱榮加武衛將軍兼侍中為河北山東慰勞大使至定州東北為幽州大都督侯淵所執送於晉

陽後還洛前廢帝時以本官行青州事屬土民崔祖螭
作逆賊徒甚盛圍逼東陽一百餘日貴平率城民固守
又令將士開門交戰大軍救至遂擒祖螭等斬之還除
車騎將軍加散騎常侍遷左衛將軍宗師又遷車騎大
將軍左光禄大夫儀同三司貴平人才險薄為出帝所
信出為青州刺史又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為
幽州大都督侯淵所害

史臣曰南安原始要終善不掩惡英將帥之用有聲於

時熙畧兄弟早播民譽或才疎志大或器狹任廣咸不能就其功名俱至非命惜也康王不永鸞起家聲徽飾智矯情外謟内忌永安之禍誰任其責宛其死也固其宜哉章武樂陵蓋不足數靜王聰斷威重見稱太和美矣

魏書卷十九下

魏書卷十九下考證

南安王楨傳景宗率一萬繼後〇萬監本誤驍今改正

魏書卷十九下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魏書卷二十至二十一下

詳校官編修臣温汝适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孫希旦

校對官中書臣陳　林

謄録監生臣周元梓

謄録監生臣陳琴高

魏書卷二十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八

文成五王

安樂王　廣川王　齊郡王　河間王

安豐王

文成皇帝七男李元皇后生獻文皇帝李夫人生安樂

厲王長樂曹夫人生廣川莊王畧沮渠夫人生齊郡順王簡乙夫人生河間孝王若悅夫人生安豐匡王猛玄夫人生韓哀王安平王早薨無傳

安樂王長樂皇興四年封建昌王後改封安樂王長樂性凝重顯祖器愛之承明元年拜太尉出為定州刺史鞭撻豪右頻辱衣冠多不奉法為人所患百姓詣闕訟其過高祖罰杖三十貪暴彌甚以罪徵詣京師後與內行長乙肆虎謀為不軌事發賜死於家葬以王禮謚曰

厲

子詮字搜賢襲世宗初為涼州刺史在州貪穢政以賄成後除定州刺史及京兆王愉之反詐言國變在北州鎮咸疑朝廷有釁遣使覲詮動静詮具以狀告州鎮帖然愉奔信都詮與李平高殖等四面攻燒愉突門而出尋除侍中兼以首告之功除尚書左僕射薨謚曰武康

子鑒字長文襲後除相州刺史北討大都督討葛榮仍兼尚書右僕射北道行臺尚書令與都督裴衍共救信

都鑒既庸才諸弟麤暴見天下多事遂謀反降附葛榮都督源子邕與裴衍合圍鑒斬首傳洛詔改其元氏莊帝初許復本族又特復鑒王爵贈司空

鑒弟斌之字子爽性險無行及與鑒反敗遂奔葛榮榮滅得還出帝時封頼川郡王委以腹心之任帝入關斌之奔蕭衍後還長安

廣川王畧延興二年封位中都大官性明敏鞫獄稱平太和四年薨謚曰莊

子諧字仲和襲十九年甍詔曰朕宗室多故從弟諧喪逝悲痛摧割不能已已古者大臣之喪有三臨之禮此蓋三公已上至於卿司已下故應闕 自漢已降多無此禮朕欲遵古典哀感從情雖以尊降伏私痛寧爽欲令諸王有朞親者為之三臨大功之親者為之再臨小功緦麻為之一臨廣川王於朕大功必欲再臨再臨者欲於大殮之日親臨盡哀成服之後緦麻而弔既殯之緦麻理在無疑大殮之臨當否如何為須撫柩於始喪為

應盡哀於闔棺早晚之宜擇其厥中黄門侍郎崔光宋
弁通直常侍劉芳典命下大夫李元凱中書侍郎高敏
等議曰三臨之事乃自古禮爰及漢魏行之者稀陛下
至聖慈仁方遵前軌志必哀喪慮同寧戚臣等以為若
朞親三臨大功宜再始喪之初哀之至極既以情降宜
從始喪大斂之臨伏如聖旨詔曰魏晉已來親臨多闕
至於戚臣必於東堂哭之頃大司馬安定王薨朕既臨
之後復更受慰於東堂今日之事應更哭否光等議曰

東堂之哭蓋以不臨之故今陛下躬親撫視羣臣從駕臣等參議以為不宜復哭詔曰若大司馬戚尊位重必哭於東堂而廣川既是諸王之子又年位尚幼卿等議之朕無異焉諧將大殮高祖素服深衣哭之入室哀慟撫尸而出有司奏廣川王妃薨於代京未審以新尊從於卑舊為宜卑舊來就新尊詔曰遷洛之人自兹厥後悉可歸骸邙嶺皆不得就塋恒代其有夫先葬在北婦今喪在南婦人從夫宜還代葬若欲移父就母亦得任

之其有妻墳於恒代夫死於洛不得以尊就卑欲移母就父宜亦從之若異葬亦從之若不在葬限身在代喪葬之彼此皆得任之其戶屬恒燕身官京洛去留之宜亦從所擇其屬諸州者各得任意詔贈諧武衛將軍謚曰剛及葬高祖親臨送之

子靈道襲卒謚悼王

齊郡王簡字叔亮太和五年封位中都大官簡母沮渠牧犍女也簡性貌特類外祖後為內都大官高祖嘗與

簡俱朝文明太后於皇信堂簡居帝之右行家人禮遷太保高祖仁孝以諸父零落存者唯簡每見立以待之俟坐致敬問起居停簡拜伏簡性好酒不能理公私之事妻常氏燕郡公常喜女也文明太后以賜簡性幹綜家事頗節斷簡酒乃至盜竊求乞婢侍卒不能禁二十三年甍時高祖不豫詔曰叔父甍背痛慕摧絶不自勝任但虛頓床枕未堪奉赴當力疾發哀謚曰靈王世宗時改謚曰順

子祐字伯授襲母常氏高祖以納不以禮不許其為妃世宗以母從子貴詔特拜為齊國太妃祐位涇州刺史薨謚曰敬

河間王若字叔儒年十六未封而薨追封河間謚曰孝詔京兆康王子太安為後太安於若為從弟非相後之義廢之以齊郡王子琛繼

琛字曇寶幼而敏慧高祖愛之世宗時拜定州刺史琛妃世宗舅女高皇后妹琛憑恃内外多所受納貪惏之

極及還朝靈太后詔曰琛在定州惟不將中山宮來自
餘無所不致何可更復叙用由是遂廢于家琛以肅宗
始學獻金字孝經又無方自達乃與劉騰為養息賂騰
金寶巨萬計騰屢為之言乃得兼都官尚書出為秦州
刺史在州聚斂百姓吁嗟屬東益南秦二州氐反詔琛
為行臺仍充都督還攝州事琛性貪暴既總軍省求欲
無厭百姓患害有甚狼虎進討氐羌大被摧破士卒死
者千數卒衆走還内侍劉騰無所畏憚為中尉糾彈會

赦除名為民尋復王爵後討鮮于脩禮敗免官爵後討
汾晉胡蜀卒於軍追復王爵
安豐王猛字季烈太和五年封加侍中出為和龍鎮都
大將營州刺史猛寛仁雄毅甚有威畧戎夷畏愛之薨
于州贈太尉謚曰匡
子延明襲世宗時授太中大夫延昌初歲大饑延明乃
減家財以拯賔客數千人并贍其家至肅宗初為豫州
刺史甚有政績累遷給事黃門侍郎延明既博極羣書

兼有文藻鳩集圖籍萬有餘卷性清儉不營產業與中山王熙及弟臨淮王彧等並以才學令望有名於世雖風流造次不及熙彧而稽古淳篤過之尋遷侍中詔與侍中崔光撰定服制後兼尚書右僕射以延明博識多聞勑監金石事及元法僧反詔爲東道行臺徐州大都督節度諸軍事與都督臨淮王彧尚書李憲等討法僧蕭衍遣其豫章王綜鎮徐州延明先牧徐方甚得民譽招懷舊土遠近歸之綜既降延明因以軍乘之復東南

之境至宿豫而還遷都督徐州刺史頻經師旅人物凋弊延明招攜新故人悉安業百姓咸附莊帝時兼尚書令大司馬及元顥入洛延明受顥委寄率衆守河橋顥敗遂將妻子奔蕭衍死於江南莊帝末喪還出帝初贈太保王如故謚曰文宣所著詩賦讚頌銘誄三百餘篇又撰五經宗畧詩禮別義注帝王世紀及列仙傳又以河間人信都芳工筭術引之在館其撰古今樂事九章十二圖又集器準九篇芳別為之注皆行於世

魏書卷二十

魏書卷二十考證

文成五王列傳○魏收書闕後人所補

文成皇帝七男○文載八人而總書七男蓋八訛作七也

魏書卷二十考證

魏書卷二十一上

齊　魏收　撰

列傳第九上

獻文六王

咸陽王　趙郡王　高陽王　廣陵王　北海王

獻文皇帝七男李思皇后生孝文皇帝封昭儀生咸陽王禧韓貴人生趙郡靈王幹高陽文穆王雍孟椒房生

廣陵惠王羽潘貴人生彭城武宣王勰高椒房生北海平王詳勰別有傳

咸陽王禧字永壽太和九年封加侍中驃騎大將軍中都大官文明太后令曰自非生知皆由學誨皇子皇孫訓教不立温故求新蓋有闕矣可於閑靜之所別置學館選忠信博聞之士為之師傅以匠成之高祖以諸弟典三都誡禧等曰汝等國之至親皆幼年任重三都折獄特宜用心夫未能操刀而使割錦非傷錦之尤寔授

刀之責皆可修身慎行勿有乖爽文明太后亦誡禧等曰汝兄繼承先業統御萬機戰戰兢兢恒恐不稱汝所治雖小亦宜克念高祖又曰周文王小心翼翼聿懷多福如有周公之才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汝等宜小心畏慎勿自驕怠出為使持節開府冀州刺史高祖餞於南郊又以濟陰王鬱枉法賜死之事遣使告禧因而誡之後禧朝京師高祖謂王公曰皇太后平日以朝儀闕然遂命百官更欲撰緝今將畢修遺志卿等謂可行不

當各盡對無以面從禧對曰儀制之事用捨各隨其時而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臣謂宜述元志備行朝式高祖然之詔曰仲尼在鄉黨猶尚恂恂周文王為世子卑躬求道禧等雖連萼宸暉得不尊尚師傅也故為置之以加令德廷尉卿李沖可咸陽王師禧將還州高祖親餞之賦詩敘意加禧都督冀相兗東兗南豫東荆六州諸軍事於時王國舍人應取八族及清修之門禧取任城王隸戶為之深為高祖所責詔曰夫婚姻之義曩

葉攸崇求賢擇偶綿代斯慎故剛柔著於易經鵲巢載于詩典所以重夫婦之道美尸鳩之德作配君子流芳後昆者也然則婚者合二姓之好結他族之親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必敬慎重正而後親之夫婦既親然後父子君臣禮義忠孝於斯備矣太祖龍飛九五始稽遠則而撥亂創業日昃不暇至於諸王聘合之儀宗室婚姻之戒或得賢淑或乖好逑自兹以後其風漸缺皆人之窈窕族非百兩擬匹卑濫舅氏輕微違典滯俗深

用為歎以皇子茂年宜簡令正前者所納可為妾媵將以此年為六弟聘室長弟咸陽王禧可娉故潁川太守隴西李輔女次弟河南王幹可聘故中散代郡穆明樂女次弟廣陵王羽可聘驃騎諮議參軍滎陽鄭平城女次弟潁川王雍可聘故中書博士范陽盧神寶女次弟始平王勰可聘廷尉卿隴西李沖女季弟北海王詳可聘吏部郎中滎陽鄭懿女有司奏冀州人蘇僧瓘等三千人稱禧清明有惠政請世胙冀州詔曰利建雖古未

必令宜經野由君理非下請邑采之封自有別式入除司州牧都督司豫荆郢洛東荆六州諸軍事開府如故賜帛二千匹粟五千斛詔以禧元弟之重食邑三千戶自餘五王皆食邑二千戶高祖引見朝臣詔之曰卿等欲令魏朝齊美於殷周為令漢晉獨擅於上代禧曰陛下聖明御運實願邁迹前王高祖曰若然將以何事致之為欲修身改俗為欲仍染前事禧對曰宜應改舊以成日新之美高祖曰為欲止在一身為欲傳之子孫禧

對曰既卜世靈長願欲傳之來業高祖曰若然必須改作卿等當各從之不得違也禧對曰上命下從如風靡草高祖曰自上古以來及諸經籍焉有不先正名而得行禮乎今欲斷諸北語一從正音年三十以上習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以下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為當降爵黜官各宜深戒如此漸習風化可新若仍舊俗恐數世之後伊洛之下復成被髮之人王公卿士咸以然不禧對曰實如聖旨宜應改易高祖

曰朕嘗與李沖論此沖言四方之語竟知誰是帝者言之即為正矣何必改舊從新沖之此言應合死罪乃謂沖曰卿實負社稷合令御史牽下沖免冠陳謝又引見王公卿士責留京之官曰昨望見婦女之服仍為夾領小袖我徂東山雖不三年既離寒暑卿等何為而違前詔禧對曰陛下聖過堯舜光化中原臣雖仰稟明規每事乖互將何以宣布皇經敷贊帝則舛違之罪實合刑憲高祖曰若朕言非卿等當須庭論如何入則順旨退

有不從昔舜語禹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其卿等之謂乎
尋以禧長兼太尉公後高祖幸禧第謂司空穆亮僕射
李沖曰既有天地又有君臣太尉位居台鉉在冢宰之
上三槐九棘不可久空元弟禧雖在事不長而戚連皇
極且長兼太尉以和飪鼎朕常恐君有空授之名臣貽
彼己之刺令幸其宅徒屈二賓良以為愧高祖有事於
方澤質明羣臣問起居高祖曰昨日方澤殊自大暑遇
天雲陰密行人差得無敝禧對曰陛下德感天地故雲

物凝彩雖復雨師灑掃風伯清塵豈過於此高祖曰伊洛南北之中此乃天地氤氳陰陽風雨之所交會自然之應非寡德所能致此高祖篤於兄弟以禧次長禮遇優隆然亦知其性貪每加切誡雖當時遵奉而終不改操禧表曰國朝偃武崇文偏捨來久州鎮兵人或有雄勇不閑武藝今取歲暮之暇番上之日訓其兵法弓矢干稍三分竝教使人閑其能臨事無闕詔曰雖云教武未練其方既逼北行疑聞教武脫生羣惑且可停之後

從平漢陽以尅南陽之勲加侍中正太尉及高祖崩禧受遺輔政雖為宰輔之首而從容推委無所是非而潛受賄賂陰為威惠者禧特甚焉是年八座奏增邑千戶世宗從之固辭不受禧性驕奢貪淫財色姬妾數十意尚不已衣被繡綺車乘鮮麗猶遠有簡娉以恣其情由是昧求貨賄奴婢千數田業鹽鐵徧於遠近臣吏僮隸相繼經營世宗頗惡之景明二年春禧等為將礿祭入齋世宗詔領軍于烈率左右召禧等入於光極殿詔曰

恪雖寡昧忝承寳歷比纏凶疹實憑諸父茍延視息奄
涉三齡父等歸遜殷勤令便親攝百揆且還府司當別
處分尋詔曰朕以寡昧夙罹閔凶憂煢在疚罔知攸濟
寔賴先帝聖德遺澤所覃宰輔忠賢劬勞王室用能撫
和上下肅清内外乃式遵復子歸政告遜辭理懇至遜
然難奪便當勵兹空乏親覽機務王尊惟元叔道性淵
凝可進位太保領太尉司空北海王季父英明聲略茂
舉可大將軍録尚書事世宗既覽政禧意不安而其國

齋帥劉小苟每稱左右言欲誅禧禧聞而歎曰我不負心天家豈應如此由是常懷憂懼加以趙修專寵王公罕得進見禧遂與其妃兄兼給事黄門侍郎李伯尚謀反時世宗幸小平津禧在城西小宅初欲勒兵直入金墉衆懷沮異禧心因緩自旦達晡計不能決遂約不洩而散武興王楊集始出便馳告而禧意不疑乃與臣妾向洪池别墅遣小苟奉啓云檢行田牧小苟至邙嶺已逢軍人怪小苟赤衣將欲殺害小苟困迫言欲告反乃

緩之禧是夜宿於洪池大風暴雨拔樹折木禧不知事
露其夜或說禧曰殿下集衆圖事見意而停恐必漏洩
今夕何宜自寛恐危禍將至禧曰有此軀命應知自惜
豈待人言又說曰殿下兒婦已渡河兩頭不相知今俛
眉自安不其危乎禧曰初遣去日令如行人渡河聽我
動靜我久巳遣人追之計令應還而尹仵期與禧長子
通已入河内郡列兵仗放囚徒而將士所在追禧禧自
洪池東南走僮僕不過數人左右從禧者唯兼防閤尹

龍虎禧憂迫不知所為謂龍虎曰吾憒憒不能堪試作一謎當思解之以釋毒悶龍虎欻憶舊謎云眠則俱眠起則俱起貪如豺狼贓不入已都不有心於規刺也禧亦不以為諷已因解之曰此是眼也而龍虎謂之是箸渡洛水至栢谷塢從者唯禧二舅及龍虎而已顧謂龍虎曰凡夫尚有節義相為取死汝可勉心作與太尉公同死計龍虎曰龍虎東野常人遭殿下寛明接處左右今屬危難恨無遠計匡濟聖躬若與殿下同命雖死猶

生俄而禧被擒獲送華林都亭世宗親問事源著千斤
鏁格龍虎羽林掌衛之初高祖閑宴從容言於禧等我
後子孫邂逅不逮汝等觀望輔取之理無令他人有也
禧臨盡雖言不次第猶尚泣涕追述先旨然畏迫喪志
不能慷慨有所感激也及與諸妹公主等訣言及一二
愛妾公主哭且罵之云坐多取此婢輩貪逐財物畏罪
作反致今日之事何復囑問此等禧愧而無言遂賜死
私第其宮人歌曰可憐咸陽王奈何作事悞金牀玉几

不能眠夜躡霜與露洛水湛湛彌岸長行人那得度其歌遂流至江表北人在南者雖富貴絃歌奏之莫不灑泣同謀誅斬者數十人潛瘞禧於北邙絕其諸子屬籍禧之諸女微給資產奴婢自餘家財悉以分賚高肇趙脩二家其餘賜内外百官逮于流外多者百餘匹下至十匹於後禧諸子每乏衣食獨彭城王勰歲中再三賑給之禧有子八人

長子通字曇和竊入河内太守陸琇初與通情既聞禧

敗乃殺之

通弟翼字仲和後會赦詣闕上書求葬其父頻年泣請世宗不許翼乃與弟昌曄奔於蕭衍翼與昌申屠氏出曄李妃所生也翼容貌魁壯風制可觀衍甚重之封為咸陽王翼讓其嫡弟曄衍不許後以為信武將軍青冀二州刺史鎮郁州翼謀舉州入國為衍所移昌為衍直閤將軍翼弟顯和昌弟樹後亦奔於衍顯和卒於江南

樹字秀和美姿貌善吐納兼有將略衍尤器之封為魏

郡王後改封鄴王數為將領窺覦邊服時揚州降衍兵武既衆衍將湛僧珍慮其翻異盡欲殺之樹以家國遂皆聽還衍以樹為鎮西將軍郢州刺史爾朱榮之害百官也樹聞之乃請衍討榮衍乃資其士馬侵擾境上前廢帝時竊據譙城出帝初詔御史中尉樊子鵠為行臺率徐州刺史大都督杜德以討之樹城守不下子鵠使金紫光祿大夫張安期往說之樹乃請委城還南子鵠許之樹恃誓約不為戰備杜德襲擊之擒樹送京師禁

於永寧佛寺未幾賜死孝靜時其子貞自建業赴鄴啓求葬樹許之詔贈樹侍中都督青徐兗揚豫五州諸軍事太師司徒公尚書令揚州刺史貞既葬還於江南

曄字世茂衍封為桑乾王拜散騎常侍卒於秣陵初正光中詔曰周德崇厚蔡仲享國漢道仁恕淮南畢王皆所以申恩懿戚蠲蕩舊釁義彰曩葉詠流前史頃者咸陽京兆王自貽禍敗事由間慝猶有可矜兩門諸子竝可聽附屬籍後復禧王爵葬以王禮詔曄弟坦襲改封

敷城王邑八百户坦傲佷兇麤從叔安豐王延明責之曰汝兇悖性與身而長昔有宋東海王禕志性凡劣時人號曰驢王我熟觀汝所作亦恐不免驢號莊帝初還復本封武定中為太師齊受禪爵例降

坦弟昶起家通直散騎常侍琅邪縣開國公邑五百户莊帝初特封太原王累遷鴻臚卿超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天平二年薨贈太尉公子善慧襲齊受禪爵例降

趙郡王幹字思直太和九年封河南王加衛大將軍除侍中中都大官尋授車騎將軍左光禄大夫領吏部尚書所生母薨髙祖詔曰太妃韓氏薨逝情以傷慟太妃先朝之世位擬九嬪豫班上族誕我同氣念此孤稚但用感惻明當暫往臨哭可勑外備辦遣侍御史假節監護喪事贈綵八百匹詔曰季世多務情縁理奪幹既居要任銓衡是荷豈容遂其私志致曠所司可遣黄門郎敦諭令勉從王事朕尋當與之相見拜使持節都督南

豫郢東荆三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豫州刺史及車駕南伐以幹為使持節車騎大將軍都督關右諸軍事給銅虎符十別賜詩書高祖篤愛諸弟以幹總戎別道誡之曰司空穆亮年器可師散騎常侍盧淵才堪詢訪汝其師之尋以蕭賾死班師遷洛改封趙郡王除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冀州刺史開府如故賜雜物五百段又密賜黃金十斤高祖親餞於近郊詔幹曰夫刑獄之理先哲所難然既有邦國得不自勵

也汝我之懿弟當聿修厥德光崇有魏深思遠圖如臨深履薄若恃親重不務世政國有常憲方增悲感高祖詔以李憑為長史唐茂為司馬盧尚之為諮議參軍以匡弼之而憑等諫諍幹殊不納州表斬盜馬人於律過重而尚書以幹初臨縱而不劾詔曰夫刑以節人罪必無濫故刑罰不中民無措足若必以威殺為良則應汎通衆牧苟須有禁何得不稽之正典又律令條憲無聽新君加戮之文典禮舊章不著始臨專威之美尚書曲

阿朕意實傷皇度幹闇於治理律外重刑竝可推聞後轉特進司州牧車駕南討詔幹都督中外諸軍事給鼓吹一部甲士三百人出入殿門幹貪淫不遵典法御史中尉李彪將糾劾之會遇幹於尚書下舍因屏左右而謂幹曰殿下比有風聞即欲起彈恐損聖明委託之旨若改往修來彪當不言脫不悛改夕聞旦發而幹悠然不以為意彪乃表彈之高祖省之忿惋詔幹與北海王詳俱隨太子詣行在所既至詳獨得朝見幹不蒙引接

密令左右察其意色知無憂悔乃親數其過杖之一百
免所居官以王還第二十三年薨年三十一給東園祕
器斂服十五稱賵帛三千匹謚曰靈王陪葬長陵
子謐世宗初襲封榦妃穆氏表謚母趙等悖禮愆常不
遜日甚尊卑義阻母子道絶詔曰妾之於女君猶婦人
事舅姑君臣之禮義無乖二妾子之於君母禮加如子
之恭何得黷我風政可付宗正依禮治罪謐在母喪聽
音聲飲戲為御史中尉李平所彈遇赦復封除通直散

騎常侍加龍驤將軍遷太子中庶子出為冠軍將軍岐州刺史謐性嚴暴虐下人肅宗初臺使元延到其州界以驛邏無兵攝帥檢覈隊主高保願列言所有之兵王皆私役謐聞而大怒鞭保願等五人各二百數日之間謐名近州夫閉城四門內外嚴固搜掩城中楚掠備至又無事而斬六人合城兇懼衆遂大呼屯門謐怖登樓毀梯以自固土人散走城人分守四門靈太后遣遊擊將軍王靖馳驛諭之城人既見靖至開門謝罪奉送管

龠乃罷謚州還除大司農卿又除散騎常侍平北將軍幽州刺史謚妃胡氏靈太后從女也未發坐毆其妃免官後除都官尚書加安南將軍正光四年薨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賵帛五百匹高陽王雍𠌫之母弟啓論謚故超贈假侍中征南將軍司州牧謚曰貞景子毓字子春襲莊帝初河陰遇害贈衛大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謚曰宣恭無子詔以謚弟讞子寘字景融為後襲爵及寘伯諶復封趙郡改封平昌王齊受禪爵

例降

謐兄諶字興伯性平和自通直正員郎遷太子庶子司空司馬鴻臚少卿遷後將軍肆州刺史固辭不拜改授平南將軍光禄少卿轉黄門侍郎進號安南將軍光禄大夫出為散騎常侍中軍將軍相州刺史罷州除宗正卿都官尚書以親例封上蔡縣開國公食邑四百户讓而不受莊帝初拜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封魏郡王食邑一千户又加侍中諶本年長應襲王封其

父靈王寵愛其弟謐以為世子莊帝詔復諶封趙郡王
進號驃騎大將軍加開府遷司空公出帝時轉太保司
州牧太尉公又遷太師録尚書事孝靜初為大司馬三
年薨贈假黄鉞侍中都督冀州刺史謚曰孝懿諶無他
才識歷位雖重時人忽之
子熚襲齊受禪爵例降
謐弟譚頗强力少為宗室所推敬自羽林監出為高陽
太守為政嚴斷豪右畏之肅宗初入為直閤將軍歷太

僕宗正少卿加冠軍將軍元法僧外叛詔譚爲持節假左將軍別將以討之徐州平遷光禄少卿行南兖州事征虜將軍涇州刺史入爲武衛將軍尋詔譚爲都督以討杜洛周次於軍都爲洛周所敗還除安西將軍秦州刺史卒贈撫軍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

譚弟钀爲人貪暴無禮自羽林監遷司徒主簿肅宗時除正員郎稍遷左將軍太中大夫封平鄉縣開國男邑二百戶莊帝初河隂遇害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定

州刺史

子景暄直閤將軍從出帝没於關西

鸑弟讜羽林監直閤將軍早卒賵帛五百匹贈鎮遠將

軍恒州刺史

廣陵王羽字叔翻太和九年封加侍中征東大將軍為

外都大官羽少而聰慧有斷獄之稱後罷三都羽為大

理加衛將軍典決京師獄訟微有聲譽遷特進尚書左

僕射又為太子太保録尚書事高祖將南討遣羽持節

安撫六鎮發其突騎夷人寧悅還領廷尉卿車駕既發

羽與太尉丕留守加使持節語在丕傳高祖友愛諸弟

及將別不忍早分詔羽從至鴈門乃令羽歸望其稱効

故賜如意以表心遷都議定詔羽兼太尉告于廟社遷

京之後北蕃人夷多有未悟羽鎮撫代京內外肅然高

祖嘉之十八年春羽表辭廷尉不許羽奏外考令文每

歲終州鎮列牧守治狀及至再考隨其品第以彰黜陟

去十五年中在京百寮盡已經考為三等此年便是三

載雖外有成令而內令未班內外考察理應同等臣輒推準外考以定京官治行詔曰雖內考未宣績已久著故明堂月令載公卿大夫論考屬官之治職區分著三公疑尚書三載殿最之義此之考內已為明矣但論考之事理在不輕問績之方應關朕聽輒爾輕發殊為躁也每考之義應在年終既云此年何得春初也今始維夏旦待至秋後高祖臨朝堂議政事謂羽曰遷都洛陽事格天地但汝之迷徒未開況郭耳朕家有四海往來

何難朕初發洛陽敎示永壽皆謂分別比自來後諸處分之事已差前勑令舉大功寧為虚費且朕無周召之弟豈容宴安日逸令便北廵還留之事當稱朕懷後髙祖臨朝堂謂羣臣曰兩儀既闢人生其間故上天不言樹君以代是以書稱三考之績禮云考成之章自皇王以降斯道靡易朕以寡德猥荷洪基思與百辟允釐庶務然朕識乏知人不能使朝絶素餐之譏野無考槃之刺夙宵寤寐載懷怵惕卿等皆是朝賢國彦匡弼是寄

各率乃心以旌考績之義如乖忠正國有常刑賢者雖疎必進不肖者雖親必黜顧謂羽曰上下二等可為三品中等但為一品所以然者上下是黜陟之科故旌絲髮之美中等守本事可大通羽先呈廷尉五局司直高祖曰夫刑獄之難實惟自古必也斷訟夫子所稱然五局所司專主刑獄比聞諸風聽多論五局不精知人之難朕豈獨決當與羣臣同之卿等各陳所聞高祖謂羽及少卿鄧述曰五局司直卿等以何為品羽對曰諸司

直竝簡聖心往者百官初置擢為獄官聽訟察辭無大差越所以為二等者或以視事甫爾或以見機遲速朝廷既有九品之制故計其絲髮之差以為品第統論所得大都相似高祖曰朕頃年以其人識見可取故簡司獄官小優劣不足為差然廷尉所司人命之本事須心平性正抑彊哀弱不避貴勢直情折獄者可為上等令正欲聽採風謡虛實難悉正欲不採事無所據然人言惡者未必是惡言善者不必是善所以然者或斷訟不

避豪貴故人以為惡或將勢抑賤貴人以為好然關朕之聽皆貴者言是以遲迴三復良由於此局事須冰清玉潔明揚褒貶卿等既是親典邪正得失悉所具之可精辨以聞鄧述對曰陛下行賞得人餘者甘心若實不盡能無以勸勵如臣愚見願不行賞高祖曰朕昔置此官許三年考績必行賞罰既經今考若無黜陟恐正直者莫肯用心邪曲者無以改肅自非釋之于公何能盡其至理雖不可精其微致且望粗有殿最諸尚書吏與

羣官善量所以高祖謂尚書等曰朕仰纂乾構君臨萬宇往者稽古典章樹兹百職然尚書之任樞機是司豈惟總括百揆緝和人務而已朕之得失寔在於斯自卿等在任年垂二周未嘗言朕之一失獻可否之片規又未嘗進一賢而退一不肖此二事罪之大者高祖又謂羽曰汝之淺薄固不足以況晉之巨源考之今世民斯下矣汝始為廷尉及初作尚書内外瞻望以吾有弟自往秋南斾之後近小人遠君子在公阿黨虧我皇憲出

入無章動乖體則計汝所行應在下下之第高祖又謂羽曰汝既是宸極之弟而居樞端之任汝自在職以來功勤之績不聞於朝阿黨之音頻干朕聽汝之過失已備積於前不復能別叙令黜汝録尚書廷尉但居特進太保又謂尚書令陸叡曰叔翻在省之初甚有善稱自近以來偏頗懈怠豈不由卿等隨其邪僞之心不能相導以義雖不成大責已致小罰今奪卿尚書令祿一周謂左僕射元贊曰卿夙德老成久居機要不能光贊物

務奬勵同寮賊人之謂豈不在卿計叔黼之黜卿應大辟但以咎歸一人不復相罪又為少師未允所授令解卿少師之任削禄一周詔吏部尚書澄曰叔父既非端右又非座元豈宜濫歸衆過也然觀叔父神志驕傲少保之任似不能存意可解少保謂長兼尚書于果曰卿履歴卑淺超升名任不能勤謹夙夜數辭以疾長兼之職位亞正員今解卿長兼可光禄大夫守尚書削禄一周又謂守尚書尉羽曰卿在集書殊無憂存左史之事

令降為長兼常侍亦削祿一周又謂守尚書盧淵曰卿始為守尚書未合考績然卿在集書雖非高功為一省文學之士嘗不以左史在意如此之咎罪無所歸令降卿長兼王師守常侍尚書如故奪常侍祿一周謂左丞公孫良右丞乞伏義受曰二丞之任所以協贊尚書光宣出納而卿等不能正心直言規佐尚書論卿之罪應合大辟但以尚書之失事鍾叔翻故不能別致貶責二丞可以白衣守本官冠服祿恤盡皆削奪若三年有成

還復本任如其無成則永歸南畝又謂散騎常侍元景曰卿等自任集書合省逋墮致使王言遺滯起居不修如此之咎責在於卿令降為中大夫守常侍奪禄一周謂諫議大夫李彥曰卿雖處諫議之官實人不稱職可去諫議退為元士又謂中庶子游肇等曰自建承華巳經一稔然東宮之官無直言之士雖未經三載事須考黜肇及中舍人李平識學可觀可為中安樂王詮可為下中解東華之任退為員外散騎常侍馮夙可為下下

免中庶子免爵兩任員外常侍如故中舍人閭賢保可為下下退為武騎常侍又謂公孫良曰頃年用人多乖觀才之授實是武人而授以文官黜同大例於理未均諸如此比黜官如初高祖引陸叡元贊等於前曰北人每言北人何用知書朕聞此深用憮然令知書者甚衆豈皆聖人朕自行禮九年置官三載正欲開導兆人致之禮教朕為天子何假中原欲令卿等子孫博見多知若永居恒北值不好文主卿等子孫不免面牆也陸叡

對曰實如明詔金氏若不入仕漢朝七世知名亦不可得也高祖大悅及五等開建羽食渤海之東光二千戶車駕南伐羽進號衛將軍除使持節都督青齊光南青四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開府青州刺史以留守代京之功增邑五百戶高祖幸羽第與諸弟言曰朕昨親受人訟始知廣陵之明了咸陽王禧對曰臣年為廣陵兄明為廣陵弟高祖曰我為汝兄汝為羽昆汝復何恨又曰叔翻沉疴緜惙遂有辰歲我每為深憂恐其不振令

得痊愈晚成婚媾且喜其吉慶故命駕耳高祖親餞之華林園後詔羽曰吾因天歷運乘時樹功開荆拓沔威振楚越時暨三炎息駕汝頴勢臨荆徐聲遏江外未容解甲凱入三川纂兵修律俟秋方舉海服之寄故惟宗良善開經策寧我東夏敬慎汝儀勿墜嘉問唯酒唯田可不戒歟加散騎常侍進號車騎大將軍餘如故世宗即位遷司州牧常侍如故羽頻表辭牧至于三四詔不許世宗覽政引羽入内面授司徒羽辭曰彥和本自不

顧而陛下彊與今新去北官而以臣代之必招物議季豫既轉取之無嫌請為司空世宗猶彊焉固辭乃許之羽先淫員外郎馮俊興妻夜因私遊為俊興所擊積日祕匿薨於府年三十二世宗親臨哀慟詔給東園温明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六十萬布一千匹蠟三百斤大鴻臚護喪事大殮帝親臨之舉哀都亭贈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冀州刺史給羽葆鼓吹班劒四十人謚曰惠及葬帝親臨送子恭襲語在紀

恭兄欣字慶樂性麤率好鷹犬肅宗初除通直散騎常侍北中郎將出為冠軍將軍荆州刺史轉征虜將軍齊州刺史欣在二州頗得人和又為征東將軍太僕卿孝莊初封沛郡王邑一千戶後改封淮陽王出帝時加太師開府復封廣陵王除太傅司州牧尋除大司馬隨出帝沒於關中

欣弟永業普泰元年特封高密郡王食邑二千戶武定末金紫光禄大夫齊受禪爵例降

高陽王雍字思穆少而倜儻不恒高祖曰吾亦未能測此兒之深淺然觀其任真率素或年器晩成也太和九年封潁川王加侍中征南大將軍或説雍曰諸王皆待士以營聲譽王何以獨否雍曰吾天子之子位為諸王用聲名何為久之拜中護軍領鎮北大將軍改封高陽奉遷七廟神主於洛陽五等開建食邑二千戸車駕南伐雍行鎮軍大將軍總攝留事遷衛尉加散騎常侍除使持節鎮北將軍相州刺史常侍如故高祖誡雍曰相

州乃是舊都自非朝賢德望無由居此是以使汝作牧
為牧之道非難非易其身正不令而行故便是易其身
不正雖令不從故便是難又當愛賢士存信約無用人
言而輕與奪也進號征北將軍世宗初遷使持節都督
冀相瀛三州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冀州刺史常侍
如故雍在二州微有聲稱入拜驃騎大將軍司州牧世
宗時幸雍第皆盡家人之禮遷司空公議定律令雍常
入叅大議轉太尉公加侍中時雍以旱故再表遜位優

詔不許除太保領太尉侍中如故世宗行考陟之法雍
表曰竊惟三載考績百王通典今任事上中者三年升
一階散官上第者四載登一級閑冗之官本非虚置或
以賢能而進或因累勤而舉如其無能不應忝兹高選
既其以能進之朝伍或任官外戍遠使絶域催督逋懸
察檢州鎮皆是散官以充劇使及於考陟排同閑伍檢
散官之人非才皆劣稱事之輩未必悉賢而考閑以多
年課煩以少歲上乖天澤之均下生不等之苦又尋景

明之格無折考之文正始之奏有與奪之級明參差之考非聖慈之心改典易常乃有司之意又尋考級之奏委於任事之手涉議科勤絕於散官之筆遂使在事者得展自勤之能散輩者獨絕披衿之所抑以上下之閑限以吉格之判致使近侍禁職抱槩屈之辭禁衛武夫懐不申之恨欲尅平四海何以獲諸又散官在直一玷成尤銜使愆失差毫即坐徽纆所逮未以事閑優之節慶之賚不以禄微加賞罪殿之犯未殊任事考陟之機

推年不等臣聞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代何觀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啓處又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依依楊柳以叙治兵之役霏霏雨雪又申振旅之勤若折往來日月便是採薇之詩廢杕杜之歌罷又任事之官吉凶請假定省掃拜動歷十旬或因患重請動輙經歳征役在途勤泰百倍苦樂之勢非任事之倫在家私閑非理務之日論優語劇先宜折之武人本挽上格者為羽林次格者為虎賁下格者為直從或累紀征戍靡所不涉或

帶甲連年負重千里或經戰損傷或年老衰竭令試以本格責其如初有爽於先退階奪級此便責以不衰理未通也又蕃使之人必抽朝彥或歷嶮千餘或履危萬里登有死亡之憂咸懐不返之慼魂骨奉忠以尸將命先朝賞格酬以爵品令朝改式止及階勞折以代考有乖使望非所以奬勵皇華而敦崇四牡者也復尋正始之格汎後任事上中者三年升一階汎前任事上中者六年進一級三年一考自古通經令以汎前六年升一

階檢無懲犯倍年成級以此推之明以汎代考新除一日同霑階榮下第之人因汎上陟上第之士由汎而退臣又見部尉資品本居流外刊諸明令行之已久然近為里巷多盜以其威輕不肅欲進品清流以壓姦宄甄深啓云為法者施而觀之不便則改竊謂斯言有可採用聖慈昭覽更高宰尉之秩令考格始宣懷怨者衆臣竊觀之亦謂不可有光國典改之何難世宗乃引雍共論時務肅宗初詔雍入居太極西栢堂諮決大政給親

信二十人又詔雍為宗師進太傅侍中領太尉公王如故別勑將作營國子學寺給雍居之領軍于忠擅權專恣僕射郭祚勸雍出之忠怒矯詔殺祚及尚書裴植廢雍以王歸第朝有大事使黃門郎就諮訪之忠尋復矯詔將欲殺雍以問侍中崔光光拒之乃止未幾靈太后臨朝出忠為冀州刺史雍表曰臣初入栢堂見詔旨之行一由門下而臣出君行不以悛意每覽傷矜視之慘目深知不可不能禁制臣之罪一也臣近忝内樞兼尸

師傅宜保護聖躬溫清晨夕而于忠身居武司禁勒自在限以內外朝謁簡絶皇居寢食所在不知社稷安危又亦不預出入栢堂尸位而已臣之罪二也忠規欲殺臣賴在事執拒又令僕卿相任情進黜遷官授職多不經句斥退賢良專納心腹威振百寮勢傾朝野臣見其如此欲出忠為雍州刺史鎮撫關右在心未行反為忠廢忝官尸祿孤負恩私臣之罪三也先帝升遐儲宮纂統斯乃君父之恒謨臣子之永則加賞之義自古無之

忠既人臣受恩先帝喪禍之際竭節是常迎陛下於東宮臣下之恒事如其不爾更欲何為而忠意氣凌雲坐要封爵爾日抑之交恐為禍臣以權臣所欲不敢輙違即集王公卿士議其多少清河王臣懌先帝懿弟識度寬明臨衆唱議非以勤而賞之憚違權臣之旨望顏而授臣知不可因而從之臣之罪四也忠秉權門下且居宰執又總禁旅為崇訓衛尉身兼內外横于宫掖臣之罪五也古者重罪必令三公會期至旬日所以重死刑

也先帝登極十有七年細人犯刑猶寛憲墨朝廷貴仕不戮一人今陛下踐阼年未半周殺僕射尚書如夭一草是忠秉權矯旨擅行誅戮臣知不能救臣之罪六也臣位荷師相年未及終難恕之罪顯露非一何情以處何顔以生雖經恩宥猶有餘責謹反私門伏聽司敗靈太后感忠保護之勲不問其罪增雍封一千户除侍中太師又加使持節以本官領司州牧雍表請王公以下賤妾悉不聽用織成錦繡金玉珠璣違者以違旨論奴

婢悉不得衣綾綺纈止於縵繒而已奴則布服竝不得以金銀為釵帶犯者鞭一百太后從之而不能久行也詔雍乘步挽出入掖門又以本官録尚書事雍頻表辭遜優答不許詔侍中敦諭詔雍朝夕侍講肅宗覽政除使持節司州牧侍中太師録尚書如故肅宗加元服雍兼太保與兼太尉崔光攝行冠禮詔雍乘車出入大司馬門進位丞相給羽葆鼓吹倍加班劒餘悉如故又賜帛八百匹與一千人供具催令速拜詔雍依齊郡順王

簡太和故事朝訖引坐特優拜伏之禮總攝内外與元乂同決庶政歲禄萬餘粟至四萬伎侍盈房諸子璫冕榮貴之盛昆弟莫及焉元妃盧氏薨後更納博陵崔顯妹甚有色寵欲以為妃世宗初以崔氏世號東崔地寒望劣難之久乃聽許延昌已後多幸伎侍近百許人而疎弃崔氏别房幽禁不得關豫内政僅給衣食而已至乃左右無復婢使子女欲省其母必啓聞許乃得見未幾崔暴薨多云雍毆殺之也靈太后許賜其女伎未及

送之雍遣其閹豎丁鵞自至宮內料簡四口冒以還第太后責其專擅追停之孝昌初詔曰比相府弗開陰陽未變王秉哲居宗勳望隆重道庇蒼生威被華裔體國猶家匪躬在節可開府置佐史尋罷司徒以為丞相府孝莊初尒朱榮欲害朝士遂云雍將謀逆於河陰遇害贈假黃鉞相國謚文穆王雍識懷短淺又無學業雖位居朝首不為時情所推既以親尊地當宰輔自熙平以後朝政褫落不能守正匡弼唯唯而已及清河王懌之

死元乂專政天下大責歸焉

嫡子泰字昌顒有時譽爲中書侍郎尋遷通直散騎常侍鎮東將軍太常卿與雍同時遇害追贈侍中特進驃騎大將軍太尉公武州刺史高陽王謚曰文孝

子斌襲武定中官至尚書右僕射齊受禪爵例降

泰兄端字宣雅美容貌頗涉書史起家散騎侍郎累遷通直常侍鴻臚太常少卿散騎常侍出爲安東將軍青州刺史是時蕭衍遣將寇逼徐揚除端撫軍將軍金紫

光祿大夫使持節東南道大使處分軍機賊平拜鎮軍將軍兗州刺史俄而衍將復寇徐兗圍逼州城端率在州文武拒守得全以功封安得縣開國公食邑五百戶還除都官尚書與雍俱遇害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相州刺史子峻襲爵齊受禪例降

泰弟勮字子哲輕忽榮利愛翫琴書起家拜通直散騎侍郎遷衛尉少卿轉光祿少卿封濟北郡王與雍俱遇害贈車騎大將軍司空公雍州刺史

子徽普泰中襲爵起家通直郎武定五年坐與元瑾等謀反伏法

敵弟誕字文發少聰慧有風儀起家通直郎遷中書侍郎通直散騎常侍封新陽縣開國伯食邑三百戶加龍驤將軍進封昌樂王食邑七百戶遷平南將軍散騎常侍黄門侍郎孝静初拜侍中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司州牧天平三年薨贈使持節侍中太保司徒公尚書令將軍牧如故謚曰文獻無子以斌第五子子亮為後

誕弟勒乂勒乂弟亘亘弟伏陁伏陁弟彌陁彌陁弟僧育僧育弟居羅出帝初勒乂封陽平縣亘封濮陽縣伏陁封武陽縣彌陁封新陽縣僧育封頓丘縣居羅封衛縣竝開國伯食邑四百戸天平中竝除鎮遠將軍散騎侍郎僧育走關西國除其餘齊受禪爵例降

北海王詳字季豫美姿容善舉止太和九年封加侍中征北大將軍後拜光禄大夫解侍中將軍又兼侍中從高祖南伐為散騎常侍高祖自洛北巡詳常與侍中彭

城王勰並在輿輦陪侍左右至高宗射銘之所高祖停駕詔諸弟及侍臣皆試射遠近唯詳箭不及高宗箭所十餘步高祖嘉之拊掌欣笑遂詔勒銘親自為制五等開建食邑二千户遷侍中轉祕書監車駕南伐詳行中領軍留守給鼓吹一部甲仗三百人兼督營構之務高祖賜詳璽書曰比遊神何業也卭墳六籍何事非娛善正風猷肅是禁旅詳後朝於行宫高祖引見之詳慶平沔北高祖曰朕以畿南未清神麾暫動沔北數城並皆

柔服此乃將士之效非朕之功詳對曰陛下德邁唐虞功微周漢自南之風於是乎始詳還洛高祖餞之詔詳曰昔者淮夷叛命故有三年之舉鬼方不令乃致淹載之師况江吳竊命于今十紀朕必欲蕩滌南海然後言歸今夏停此故與汝相見善守京邑副我所懐趙郡王幹薨以詳行司州牧除護軍將軍兼尚書左僕射高祖臨崩顧命詳為司空輔政世宗即位以詳有營構之勤增邑一千戸詳以帝居諒闇不受世宗覽政遷侍中大

將軍錄尚書事咸陽王禧之謀反也詳表求解任詔曰一人之身愆不累德形乖性別忠逆固殊是以父殛子興義高唐世弟戮兄登迹顯周魯禧之與國異體同氣既肆無君之逆安顧弟友之親叔父忠顯二朝誠貫廟社寔勗贊沖昧保乂鴻猷豈容以微介之慮忘阿衡之重貂章即已勑還願不再述祚屬眇躬言及斯事臨紙慦恨惋慨兼深詳重表陳解詔復不許除太傅領司徒侍中錄尚書事如故詳固辭詔遣敦勸乃受詳與八座

奏曰竊惟姦劫難除爲蠹日久郡盜作患有國攸病故五刑爲用猶陷觸網之誅道幾勝殘寧息狗竊之響是以班制垂式名爲治本整綱提目政之大要謹尋奪祿事條班已周歲然京邑尹令善惡易聞邊州遠守或難聽審皆上下同情迭相掩沒設有賊發隱而不言或以劫爲偷或遏掠成盜吏令賊發難知攘竊惟甚臣等參議若依制削奪則縣無朞月之宰附條貶黜郡靡歲稔之守此制必行所謂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昔黄龔變風

不由削禄張趙稱美豈憚貶退然綏導之體得失在人乃可重選慎官依律劾禁不宜輕改法令削黜羣司令請改制條還附律處其勵已公清賞有常典風謡黷賄案為考第世宗從之詳之拜命其夜暴風震電拔其庭中桐樹大十圍倒立本處初世宗之覽政也詳聞彭城王勰有震主之慮而欲奪其司徒大懼物議故為大將軍至是乃居之天威如此識者知其不終世宗講武於鄴詳與右僕射高肇領軍于勁留守京師初太和末詳

以少弟延愛景明初復以季父崇寵位望兼極百寮憚
之而貪冒無厭多所取納公私營販侵剥遠近嬖狎羣
小所在請託珍麗充盈聲色侈縱建飾第宇開起山池
所費巨萬矣又於東掖門外大路之南驅逼細人規占
第宅至有喪柩在堂請延至葬而不見許乃令輿櫬巷
次行路哀嗟詳母高太妃頗亦助為威虐親命毆擊怨
讟嗷嗷妃宋王劉昶女不見答禮寵妾范氏愛等伉儷
及其死也痛不自勝乃至葬訖猶毀瘞視之表請贈平

昌縣君詳又蒸於安定王燮妃高氏高氏即茹皓妻姊嚴禁左右閉密始末詳既素附於皓又緣淫好往來綢密皓之取妻也詳親至其家忻飲極醉詳雖貪侈聚斂朝野所聞而世宗禮敬尚隆憑寄無替軍國大事總而裁決每所敷奏事皆協允詳常别住華林園之西隅與都亭宫館密邇相接亦通後門世宗每潛幸其所肆飲終日其寵如此又詳拜受因其私慶啓請世宗世宗頻幸南第御其後堂與高太妃相見呼為阿母伏而上酒

禮若家人臨出高每拜送舉觴祝言願官家千萬歲壽歲歲一至妾母子舍也初世宗之親政也詳與咸陽王禧彭城王勰竝被名入共乘犢車防衛嚴固高時遑迫以為詳必死亦乘車傍路哭而送至金墉及詳得免高云自今而後不願富貴但令母子相保共汝埽市作活也至此貴寵崇盛不復言有禍敗之理後為高肇所譖云詳與皓等謀為逆亂于時詳在南第世宗名中尉崔亮入禁勑糾詳貪淫及茹皓劉胄常季賢陳掃靜等專

恣之狀亮乃奏詳貪害公私婬亂典禮朝廷比以軍國
費廣禁斷諸蕃雜獻而詳擅作威令命寺署酬直驅奪
人業崇侈私第蒸穢無道失尊卑之節塵敗軍華虧風
教之紀請以見事免所居官爵付鴻臚削奪輙下禁止
付廷尉治罪并劾皓等夜即收禁南臺又虎賁百人圍
守詳第慮其驚懼奔越遣左右郭翼開金墉門馳出諭
之示以中尉彈狀詳母高見翼頓首號泣不自勝詳言
審如中尉所糾何憂也正恐更有大罪橫至耳人奉我

珍異貨物我實愛之果為取受吾何憂乎私以自寛至
明皓等皆賜死引高陽王雍等五王入議詳罪單車防
守還華林之館母妻相與哭入所居小奴弱婢數人隨
從官防甚嚴終夜擊㯉列坐圍守外内不通世宗為此
不幸園十餘日徙詳就太府寺圍禁彌切詔曰王位兼
台輔親懿莫二朝野屬賴具瞻所歸不能勵德存道宣
融軌訓方乃肆兹貪醜穢暴顯聞遠負先朝友愛之寄
近乖家國推敬所期理官執憲寔合刑典天下為公豈

容私抑但朕諸父傾落存者無幾便極逮坐情有未安可免為庶人别營坊館如法禁衛限以終身邦家不造言尋感慨遂别營館於洛陽縣東北隅二旬而成將徙詳居之會其家奴數人陰結黨輩欲以刼出詳密抄名字潛託侍婢通於詳詳始得執省而門防主司遥見突入就詳手中攬得呈奏至夜守者以聞詳哭數聲而暴死詳自至太府令其母妻還居南宅五日一來與其相見此夜母妻不在死於婢手中至明告其凶問詔曰北

海叔奄至傾背痛慕抽慟情不自任明便舉哀可勑備
辦喪還南宅諸王皇宗悉令奔赴給東園祕器賵物之
數一依廣陵故事詳之初禁也乃以蒸高事告母母大
怒詈之苦切曰汝自有妻妾侍婢少盛如花何忽共許
高麗婢姦通令致此罪我得高麗當噉其肉乃杖詳背
及兩脚百餘下自行杖力疲乃令奴代高氏素嚴詳每
有微罪常加責罰以絮裹杖至是去絮皆至瘡膿詳苦
杖十餘日乃能立又杖其妃劉氏數十云新婦大家女

門戸匹敵何所畏也而不檢校夫婿婦人皆妬獨不妬也劉笑而受罰卒無所言詳貪淫之失雖聞遠近而死之日罪無定名遠近歎怪之停殯五載永平元年十月詔曰故太傅北海王體自先皇特鍾友愛受遺訓輔冲眜攸託不圖暮節晦德終缺哀榮便可追復王封魁日營厝少慰幽魂以旌陰德謚曰平王

子顥字子明襲少慷慨有壯氣除龍驤將軍通直散騎常侍轉宗正卿光禄大夫長兼宗正卿散騎常侍平東

將軍轉都官尚書加安南將軍出除散騎常侍撫軍將軍徐州刺史尋為御史彈劾除名其後賊帥宿勤明達叱干騏驎等寇亂豳華諸州乃復顥王爵以本將軍加使持節假征西將軍都督華豳東秦諸軍事兼左僕射西道行臺以討明達顥轉戰而前頻破賊衆解豳華之圍以功增封八百戶進號征西將軍又除尚書右僕射持節行臺都督如故尋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餘如故值蕭寶夤等大敗於平凉顥亦奔還京師於時葛榮

南進稍逼鄴城武泰初以顥為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相州刺史以禦榮顥至汲郡屬尒朱榮入洛推奉莊帝詔授顥太傅開府侍中刺史王並如故顥以葛榮南侵尒朱縱害遂盤桓顧望圖自安之策先是顥啓其舅范遵為殷州刺史遵以葛榮充逼未得行顥令遵權停於鄴顥既懷異謀乃遣遵行相州事代前刺史李神為巳表裏之援相州行臺甄先受朝旨委其守鄴知顥異圖恐遵為變遂相率廢遵還推李神攝理州事

然後遣軍候顥逆順之勢顥以事意不諧遂與子冠受率左右奔於蕭衍顥見衍泣涕自陳言辭壯烈衍奇之遂以顥為魏王假之兵將令其北入永安二年四月於梁國城南登壇燔燎號孝基元年莊帝詔濟陰王暉業為都督於考城拒之為顥所擒又剋行臺楊昱於滎陽尒朱世隆自虎牢走退莊帝北幸顥遂入洛改稱建武元年顥以數千之衆轉戰輙剋據有都邑號令自已天下人情想其風政而自謂天之所授頗懷驕怠宿昔賓

客近習之徒咸見寵待干擾政事又日夜縱酒不恤軍國所統南兵凌竊市里朝野莫不失望時又酷歛公私不安莊帝與尒朱榮還師討顥自於河梁拒戰王師渡於馬渚冠受戰敗被擒因相繼而敗顥率帳下數百騎及南兵勇健者自轘轅而出至臨頴顥部騎分散為臨頴縣卒所斬出帝初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定相殷四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大司馬冀州刺史武定中子娑羅襲齊受禪爵例降

顥弟瑱字寶意起家為通直郎轉中書郎歷武衛將軍光祿少卿黃門郎出除平北將軍相州刺史為大宗正卿封平樂縣開國公食邑八百戶莊帝初拜侍中車騎將軍封東海王食邑千戶俄遷中書監左光祿大夫兼尚書右僕射又拜車騎大將軍加侍中瑱無他才幹以親屬早居重任兄顥入洛成敗未分便以意氣自得為時人所笑顥敗潛竄為人執送斬於都市出帝初贈侍中都督雍華岐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太尉公尚書

令雍州刺史
子衍襲爵武定中道直散騎侍郎齊受禪爵例降
史臣曰顯祖諸子俱聞道於太和之日咸陽望重位隆
自猜謀亂趙郡愆於王度終謚曰靈廣陵夙稱明察不
幸中夭惜矣高陽器術缺然終荷棟幹孝昌之叛蓋不
足以責之北海義昧鶺鴒奢淫自喪雖禍由閒言亦自
貽伊戚顥取若拾遺亡不旋踵豈守之無術其天將覆
之

魏書卷二十一上

魏書卷二十一上考證

趙郡王幹傳銓衡是荷○荷一本作何

北海王詳傳閑密始末○閑一本作秘

魏書卷二十一上考證

卷二十一上考證